

成长当须泥来伴

◎王良杰

秋高气爽，惠风和畅，济阳街道董家村长田实践教育基地的稻田里，一帮孩子们正在兴高采烈地收割水稻，这是齐鲁学校八年级2班的学生们正在进行“水稻秋收野趣研学游”活动。

只见，一位女生蹲下身子，手拿镰刀略带笨拙地一镰一镰地割下稻棵，而另一位男生则半弓着身子，低着头，一手抓住稻秧，一手挥舞镰刀用力砍向稻棵

子们的人生成长中肯定会成为浓墨重彩的一笔，牢牢刻印在孩子们的心上，成为永久的记忆与怀念。

这也不由得让我想起了我们的童年。上世纪70年代，我在本村读小学。一年中我们三个假期：年假，麦假，秋假。年假，大家都明白，无需多言。麦假，即麦收时节放的假。“芒种前后麦上场，男女老少昼夜忙。”因此，此时的小学生们会放麦假，放假不是



……孩子们或蹲或站，或割或砍，不一会儿二三分地的水稻就被割倒，堆成了小山。随后，孩子们又抱着割倒的稻棵来到打谷机旁，你拿一把儿，我拿一捆儿，蹦跃地把自己手中的稻棵伸进正在运转的老式打谷机中。打谷机两边各有一位男生正用力地脚踏打谷机的踏板。打谷机在脚力的匀速驱动下，如同被施了魔法，把吞进去的稻棵分成了独杆的稻秸与带壳的稻谷。接下来，部分学生把装进尼龙袋的稻谷背到碾米机旁，一位年长者再用铁舀子把一些稻谷倒进电动碾米机，在机器的物理作用下，包裹在稻米上的一层坚硬外壳就被剥离，一粒粒饱满的稻米便真正脱离了生养它的母体，变成了可供人们食用的大米。

再接下来便是制作传统爆米花的活动。孩子们亲手割下、脱粒的大米，由专门的师傅放进爆米花机中，在炭火的持续烘烤下，一粒粒的稻米开始脱胎换骨，在机器内急速膨胀，变形，糖化。“砰”的一声巨响，一粒粒白花花、胖嘟嘟、甜丝丝的爆米花便从机器内喷涌而出。随后孩子们一拥而上，抓起一把爆米花，开始品尝这近乎失传的传统美食。孩子们吃着，笑着，闹着，脸上洋溢着幸福，心中充满了温馨，因为这些爆米花都饱蘸了他们劳动的辛苦，满藏着他们收获的甘甜。

整个研学活动并未结束，在龙格黑陶博物馆，孩子们在师傅的指导下亲自下手，玩起了泥巴，制作黑陶小玩意，体验陶艺拉坯的传统工艺。和泥，手捏，拉坯，定型……孩子们手上满是泥巴，甚至小脸上也沾有泥水，但他们仍兴高采烈地一步步认真完成各自的陶艺工序。古老的陶轮在孩子们的手上飞转，几千年的陶艺在孩子们的身上承传。

本次研学活动还有很多体验项目，像在射击场亲身体验娱乐气枪的射击，在豆腐坊亲手制作小豆腐，在垂钓园体验野生鱼的垂钓……如此丰富多彩、亲近自然、以泥土为伴、益体益智的研学活动，在孩

休息，而是要走进田间地头，帮生产队里拾捡麦穗。那时的麦收时节，各村都没有拖拉机、收割机等机械设备，只能依靠人工收麦，用镰刀割，用小手拾，用牛车拉。烈日当空，成排排队的小学生在老师们的带领下，用稚嫩的小手一棵一棵地捡起落下的麦穗，那种劳作的辛酸苦不堪言。小手起刺，喉咙干渴，热汗直流，泥手泥脸，这样的狼狈相，现在的孩子们是想象不到的。但是成年之后，我们就会明白，只有经过如此艰辛的田间劳作，才能锻炼出强健的体魄，才能明白书本上“粒粒皆辛苦”的道理，才会珍惜那些来之不易的粮食，并培养出勤劳、勤俭的美德。

42天的秋假也是我们最盼望的假期。“收秋抢秋，不收就去。”掰棒子、割秫秸、刨地瓜、拾棉花……大人们开始起早贪黑地忙秋收了。我们这帮小孩儿也不会闲着，在家帮大人喂鸡、喂羊、喂猪，到地里割草、搂柴火，甚至帮大人收庄稼等。走进田间地头，孩童们在割草、搂柴火的空隙，就会逮蚂蚱、啃甜棒、烤棒子、烧凉薯、焖地瓜等，这也是我们做得最多，也最开心的事情。

没有了庄稼的庇护，那些肥硕的蚂蚱几乎无处藏身，它们只能躲在草丛中。一旦发现蚂蚱，我们瞅准它，悄无声息地猫腰靠近，把手掌握成空心的半圆型，猛地扑上去狠劲儿一捂，多半会手到擒来。如果第一次捂不住，受到惊吓的蚂蚱就要飞很远了。有时我们就脱下鞋子，瞄准了扣过去，蚂蚱就成了我们的囊中之物。逮住的蚂蚱都被串在一根带穗子的狗尾草上，这就是民谣所说的“一根草上的蚂蚱”。把它们拿回家，或油炸，或蒸煮，那种天然的野味是我们的美食。

我们口中的“甜棒”，就是指嚼起来有甜汁的玉米秸秆。在那个很少能吃到糖块的年代，甜棒就是我们的“巧克力”。大家到了一块没收割的玉米地边，把筐子放到一旁，眯着看坡员不在，偷偷地钻进

择。楼房虽然花了二百多万元买了，又哪里是你的呢？东墙是东邻的，西墙是西邻的，房顶是上层的，脚底下是下层的，都不是你自己的，不信你动动试试，你只有住的权力，没有拆的权力。一间间的楼房，就像一间间的四方盒子，只能把你囚在里面。农村就不同了，起碼房子四周都是自己的，房前屋后都是我们自己的，我们可以种点蔬菜，茄子、南瓜、葱等，好养好种又好吃。我还是留恋儿时的小屋，我像一个“小猫”，从小就生在这个小屋里，随着时光的延续，慢慢长大、懂事、成熟……

故乡是一片白云，故乡是一种情怀，故乡是一瓶陈年老酒，愈久愈香，一旦开启，清香四溢。我老家门前的那口大湾哪里去了？湾里的荷花何时再开在我的心里？故乡啊，故乡，我思念的故乡。每当想起故乡，我就想起一场夜宴。

那一年的那一月，前六天生产队队长王德森就带领全队五十多个青壮年劳力，用六部手摇水车抽了六天六夜，最后终于基本抽干了南大老湾的水，湾里出鱼虾一千多斤，踩莲藕三千多斤。其中一条大黑鱼四十多斤，当青年刘金玉逮它时，不幸被黑鱼撞伤了腿，刘金玉半月出不了工，在家吃了半月的药才好了。你说鱼在水里有多大的劲！就是逮完鱼，踩完莲藕的八月十五中秋节的庆功宴上，生产队月棚的大院子里灯火通明，十二盏马灯全点上，月亮也高高挂在院中大柳树的树梢上，忽明忽暗……

院内用土坯垒起两口大锅，一口锅里炖鱼，百条大鲤鱼、鲫鱼、鲇鱼、鲈鱼，一口锅里炒莲藕，全队百余口人都聚拢过中秋节，大碗吃鱼，大碗喝酒，大口吃窝头，济阳瓜干散酒尽管喝，王德森一声令下“喝！干杯！”

玉米地，根据经验，专挑那些玉米棒髓长得小但秸秆粗壮的，把玉米秸从根部折断，再折断上面一大截，只保留下面的几节。我们用手握紧甜棒，用牙狠劲地撕开秸秆的硬皮，当把外皮都撕掉后，只留下秸秆内部鲜嫩脆生的部分，咬下一口使劲地咀嚼，大量的甜汁就会从口中不断地流进胃里，流进心里，那种甜蜜不仅满足了我们的味蕾，更让童趣永远驻留在了我们的心中。

烤棒子，也是一种极富乐趣的事情。我们偷偷溜进玉米地，找到那种粗壮的玉米棒髓，扒开外皮，用手掐一下棒粒，太硬或太软都不适合烧烤，最后挑选出适合烧烤的玉米棒髓，掰下来，再用小树枝插进棒芯中间，做成烤串的样式。然后到沟边弄几块坷垃，搭起一个小土灶，寻几把干草或秫秸。拿出早就准备好的火柴，开始点火烧烤。烧烤中，还要不停地转动棒子，让火苗充分烧烤到棒子的每个部位。一会儿，一股浓浓的甜香味儿便扑鼻而来，让人垂涎欲滴。当棒子上许多棒粒烧得开裂时，烧棒子的全程就结束了。这是极富营养，又充满野趣的大餐。大家你一个，我一个，拿起烤好的玉米，也顾不得烫手，三下五除二剥下外皮，“吭哧”咬上一口。“哇！”，特别的香甜，那一刻，仿佛任何人间美味也难与之媲美。

深秋，正是大豆成熟之际，此时也是烧凉薯的绝佳时机。我们拨来一些豆荚繁多、豆粒饱满的豆棵。点起一堆柴火，将豆棵放在火上慢烧。几个人围在一起，边用细棍撩火，边凝神专注地盯着豆棵。当“啪啪”一阵脆响后，便有烧好的豆粒猛张飞一般从豆荚里跳将出来。待豆粒和豆荚完全脱离后，再将大火扑灭。此时需有人脱下上衣，双手扯着衣服朝烧剩的灰烬猛扇起来。灰烬被扇跑后，剩下的就全是烧熟了黄豆粒儿了，一个个都炸开着嘴，或黄亮，或焦黑，满满一地。一声招呼后，大家纷纷捡起地上的豆粒儿投向嘴里，“咯嘣”“咯嘣”地，咀嚼声连成一片，那自然快乐的节奏里，蕴含着孩童们简单的满足与纯真的喜悦。遍地的豆粒儿抢吃完后，大家互相看着被染黑了的嘴和脸，自然会说笑一番，那种童趣永远地定格在了我们的心间。

“八月八，地瓜儿大。”到了秋假，地瓜已经成型，地瓜垄早被撑得裂出巨大的缝隙，我们又可以“焖地瓜”了。我们见大人不在，先偷挖几块地瓜儿。再找到一个干松地，往下挖成“U”型小土灶，捡几块大坷垃，排列在四周，用捡来的树枝或干草点起火来，估计烧得差不多了，把地瓜扔进火堆里，弄塌土灶，用烧好的坷垃等压在火堆上，把地瓜严严实实地焖在里面。等过两个小时，把地瓜扒出来，撕掉黑皮，一块块热气腾腾、香气扑鼻的“焖地瓜”就大功告成了。那种香甜与快乐，如今城里的孩子永远都难以体会到。

当然我们并非在假期里才走进自然，平时放学后也会到地里割草、剥菜、干农活等，只是麦假和秋假留给我们的时间充足，印象最深刻。

岁月匆匆，40多年悄然而过，我也成了快退休的小老头。然而童年麦假、秋假里的诸多往事，不仅记录下了我们生命成长的无数故事，承载了那份童真与童趣，更让我们在泥土中辨识了五谷，强健了身心，学会了诸多生存本领，也成了我们成长中最宝贵的财富。

一个人的成长不仅需要书本的涵养，也需要充足的阳光，自然，还需要沾满泥土、耕种五谷的体验，知识结合实践，这样才能做到思想富足，身体康健。

如今的孩子们常年被按在了教室里、辅导班里，偶尔的活动便是抱着手机上网打游戏、刷视频，与田地无缘，与泥土为敌，四体不动，五谷不分，成了不运动的大胖子，成了读死书的书呆子，成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小皇帝。

纸上得来终觉浅，绝知此事要躬行。长田实践教育基地的研学活动，真正让孩子们走进自然，亲近泥土，亲身体验，不断完善，是孩子们终生发展中的教育良策，值得大赞特赞。因此，我们呼吁更多的教育工作者与家长们，应该多做像长田实践教育基地的研学活动，让孩子们走出教室，走进自然，与泥土为伴，在泥土中茁壮成长。 作者单位：澄波湖学校

月亮渐渐西沉，酒已喝得差不多了，队长王德森夹一口莲藕，喝一口酒，再吃一口鱼，站起来说：“社员们，今晚的聚餐虽然菜不算丰盛，但莲藕和鱼都是我们自己湾里的鲜货，无污染，无毒素，纯天然，放心吧，这就叫连（莲）连（莲）有余（鱼）嘛！今后，第一，我们要继续提高粮棉产量，力争今年跨长江、过黄河；第二，继续发挥我们队的水上优势，大搞水产养殖；第三，继续搞好多种经营，发展副业，具体办好我队的粉皮、粉条加工，豆腐皮加工……明年，我们队的生产、生活会更好，我期待有更大的发展。”

王德森说完这些话，大家一个劲地“鼓掌”，五十多个青壮劳力，喝醉的已有十个以上，只是一个劲的说“好，干杯！干，干，干……”牛栏里的十八头黄牛也竖起耳朵，瞪起眼睛，仿佛它们一切都懂。

队长又说了些啥，却没有人再去听，吃的只管吃，喝的只管喝。当晚喝醉了十多个小青年，洋相百出……“二毛星”出来，柳树叶子上略显出露珠，大家才扶着嘴，各自回家。有个小青年喝醉后，已在牛草棚里呼呼地打起鼾，早已进入梦乡。

七十年代，八月十五中秋节的夜晚，生产队的大院里，有多人聚在一起，大口吃鱼，大碗喝酒，就像水泊梁山里的镜头……

回想起那些热闹场面，我倒有些怀念起当年的“大锅饭”来，虽然穷点，但是人人平等，穷得快乐而开心。五十多年过去了，当年十多岁的娃娃，现已成了六十多岁的老人，两鬓斑白。

岁月像一把无形的刻刀，在你我的额头上划下了深深浅浅的皱纹。岁月是一瓶陈年老酒，越久越醇，愈久愈香。乡愁是一种难忘的情，一直缠绕在我的胸怀，久久不能散去……

作者系曲堤街道退休教师

我是题目里的士兵，服役期间，我近距离见过两位大首长，一位是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76师大校刘龙光师长(后任山东省军区少将副司令员)，另一位是上将迟浩田总参谋长。

1989年春天，我带着考军校和入党的梦想应征入伍。之前，我一直在校上学，基本没有社会经验，可以说是涉世不深，刚入军营时，心理不成熟，但凡听到一点对自己不利的话、看到不顺心的事，反应特敏感，总会在心里憋很久。记得新兵连生活刚结束，下到老兵连，晚上，借着月色，班长组织新兵在空地上并排做俯卧撑，当时新老兵还互不熟悉，我们训练，老兵在一旁看热闹，还发表些议论。只听一个老兵说，看见了吗，最前头那个，个子大，够笨的，没大出息头，我知道说的是我，我身量偏高，身体不协调，加上刚经历了一场意外伤病，还没恢复，使我的体能比同年兵落后一大截子，军体方面尤其是单双杠更是我心中的梗，要不上不去，要不下不来，常被战友们取笑，虽然训练也没少吃苦，但是效果一直不好，自己没办法干着急，第一次全营比武，我就拉了全连的后腿。再一听老兵说这话，我心里一下凉了半截，“当兵不习武，不算尽义务，武艺练不精，不算合格兵”这才进军营多久啊，我就大大地落后了，以后怎么发展，就这，还怎么实现自己的理想啊，我心里那个沮丧啊，感觉自己不行了，前途无望了。那段时间吃饭饭不香，睡觉觉不实，干啥都没心情，班长给我做思想工作，也扭不过弯来。

一个深夜，小雨下个不停，我披着雨衣站岗。远处有手电光晃着朝我站岗位置移动过来，是值班员查岗，我喊了声口令，对方回令，很快两名干部走到我跟前，手电光在我脸上扫了一下，我借着快速划过的有些昏暗的光，看到和我面对的是位个子不算高，但是很威严的首长，接着，一个浓浓的四川口音问我：“小同志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“报告首长，我叫王东。”我抖擞精神回答道，“哦，这是英雄的名字喔”我有些懵，不知道首长话语何意，也没有接话，跟随的干部说：“王东，这是咱们的师长刘龙光同志，是从我们团走出去的首长，今天来连队查岗，有什么情况吗？”“报告，没有。”“好，一定要当好兵，站好岗啊。”尽管师长口音很重，但是我听的清清楚楚，“是”我坚定地回答。那一刻，我激动地想喊出来，我见到师长了，连首长什么时候走远的都不知道。

不久，团里组织观看老电影《英雄儿女》。地下党员王文清(又名王东，后任抗



美援朝志愿军政治部主任)被捕，戴着手铐被敌方军车押解拉走，当他的好朋友上海老工人王复标，抱着小女儿王芳，追着军车一声声呼唤“王东，王东——”当战友们目光齐刷刷从银幕上转移聚向我时，霎那间我明白了，师长提起的我是英雄的名字，是借英雄的形象鼓励我，期望我不要辜负了英雄的名字啊。

看完电影后，我没有睡意，躺在床上反复思量师长的话语，觉得有股巨大的力量在我内心集聚，这是一个青年，一名军人的热血在涌动，我似乎醍醐灌顶开了窍。师长的话和电影情节给了我力量，我内心的不爽、萎靡的情绪一下都烟消云散了，我要把颓废的时间找回来，尽快融入到我的战友中间去，把训练搞上去。于是除了正课训练之外，我主动请求班长许振合给我“开小灶”，别人休息，我就挂单杠、做俯卧撑练臂力，仰卧起坐练腹肌，偷着苦练紧急集合基本功，还经常到炊事班帮厨，主动替战友站岗，业余时间出黑板报，给战友写表扬稿……经过努力，我的训练成绩明显提高，被连队评为“好同志”，并获嘉奖，全连上下都说我像变了个人。

故事不算完，还有更巧合的事。退役后我谈对象并结了婚，妻子也是退役军人，说起看电影《英雄儿女》，她说战友们都觉得她长的挺像电影里的王芳呢，你说巧不巧，也算是千里姻缘一线牵吧。

1990年12月，全军教导队工作会议在我团举行。先是在小礼堂集合开会部署工作，会后，我们几个正在收拾会场，不知道谁小声兴奋地喊了一句：“总参谋长过来了”大家都立正静默，紧张地等待首长到来，首长走到我们近前，摸着胶东话问到“你们都是哪年的兵啊”我正想回答，河南籍同年战友宋清华脱口而出，“报告首长，我们是98年的兵”明明是89年的兵，一紧张说成98年，大家都笑起来，瞬间气氛缓和了许多。隔着长条桌，首长边行进，边与同志们握手，生怕握不到，大家争先恐后一起伸出了手与首长的手握在了一起，随后首长大说，全军教导队工作会议安排在我们团举行，这是军委对我们训练成果的认可，大家要加把劲，拧紧个人的螺丝钉，把各项保障工作做好，“请首长放心”我们齐声回答。

第二天，阅兵式在团大操场进行，天虽然有些冷，但是全体指战员方阵整齐划一，口号响彻云霄，整个操场气氛高涨。我被安排摄影，当军乐响起，我手持相机站在首长过来的右前方，那时的相机没有长焦镜头，离得近了，怕打扰到首长阅兵，离得远了，怕拍不真切，紧张地我，额头手心全是汗，好在任务顺利完成了。事后照片要留资料，送报社，先是冲卷选片子，拉开胶卷细审泄气了，看到不少底片不是虚了，歪了，就是构图不合适，好在最后还是选出了一张，感觉比较满意，宣传股曹清江股长给我打气说，你第一次经历这么大场面，表现不错，以后多磨练磨练，争取多出好照片，多写好文章。首长的照片当然有无数，但是我拍的仅此一张，十分珍贵，在我的军旅影集里，连同底片一起珍藏着，虽然有些变色泛黄，背面的注释笔迹都模糊了，但是，在我的心中这是历史画卷上浓重的色彩，永不褪色，永远清晰。

课文《列宁与卫兵》里列宁表扬卫兵忠于职守，履行士兵职责，告诫所有人要坚持原则，遵守纪律，照片《毛主席和两个小八路》中毛主席给小八路识字，教导他们学好知识，打击侵略者。同样，两位首长也给了我谆谆教诲，那就是站好岗，当好兵，尽心尽力做好自己的工作，我至今牢记。

虽然自己军旅生涯不算长，但是我骄傲自己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战士，走过军人的历程，为军队建设流过血和汗，我也没有成为一名将军，但我决不是那个“露”士兵。

作者单位：区退役军人事务局

